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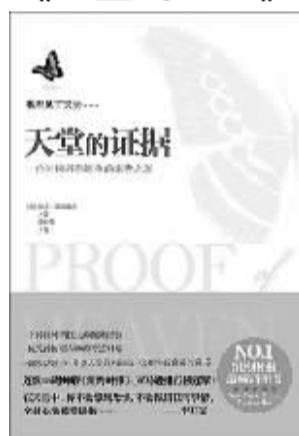
更新书架

《私、手创书衣》

作者:小白等
新星出版社 2013·6

一本好书,是秘密花园,美丽的书衣,是安全地带的防火墙……你对书衣的梦想是什么?七位手作大人,用他们的巧手及不安分的创作力,在布之外,尝试皮革、五金、塑料、纸类、绣线等,挑战百变书衣,颠覆你对书衣的梦想。

《天堂的证据》

作者:[美] 埃本·亚历山大
译者:谢仲伟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·7

一位神经外科医生感染脑膜炎后几乎脑死,经过七天濒临死亡的昏迷后,奇迹般地醒来。他用医学知识证明了他的复苏应该是奇迹,着手著作《天堂的证据》描述这七天他灵魂脱壳的天堂体验。

《在一起,不结婚》

作者:[日]渡边淳一
译者:刘玮
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·7

本书是渡边淳一两性随笔最新力作。通过本书,渡边剖析现行婚姻制度沉重落后的现状,思考现代日本人的婚姻与幸福,探讨真正能带来平等、自由、幸福的男女情感新模式,为人们开出爱的新处方——比同居更牢靠,比结婚更自由的事实婚。

杜甫:房子啊房子

杜甫从一线城市长安跑到二线城市成都,虽然有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,比如说躲避安史之乱,但是杜甫的心里很清楚,他这是为了房子问题。杜甫在长安工作许多年,尽管在中央任职,工资却不高,不够买房子的。朝廷一向只要马儿跑,又不给马儿吃草,从来没有国家分派住房这一说,所以杜甫一直住在单身宿舍,这还是考虑到他在外地,组织特别照顾他的。跟他同等待遇的还有广文博士郑虔等一批人。郑虔和杜甫不在一个宿舍,由于长安下大雨,他的房子漏雨,继而倒塌,郑虔面对倒塌的房子,泪水和着雨水流,别人愁早餐,但是早餐毕竟还有七八个小时,郑虔愁的是今晚,今晚他就没有睡觉的地方。急匆匆去找宰相杨国忠,杨国忠说:“照理说,你的宿舍坏掉了,应该给你修,可是这傍晚时候,找不到工人啊。照理说,长市政应该对大雨有防备预案的,可是雨季都要过去了,预案也没有报上来,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突发情况。照理说……”郑虔不礼貌地打断杨国忠的照理说,他着急:“丞相大人,我今晚就没有住的地方。”杨国忠说:“哎呀,爱莫能助。”郑虔就接着哭。杜甫刚从国家救济署领到五升救济粮,准备回到宿舍熬粥喝,看到这番情景,拉起郑虔奔市场,卖掉救济粮,找到一座小酒馆,边喝酒,边陪着郑虔一起哭。

这一晚,郑虔在杜甫的宿舍凑合一宿,雨还在不住地下,雨水顺着房檐滴落在石阶上,杜甫心烦意乱,郑虔的今天可能就是自己的明天吧?第二天,杜甫和郑虔告别,离开伤心之地长安,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
杜甫来成都,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:他的老朋友严武在成都执政,也算是一方诸侯。严武看到老朋友为了房子愁苦如此,就拨出一笔钱,让他自己选地建房。虽说自己选,但条件受限制,严武拨给的那笔款子想在城里顺城街一带置办房产,只能买几平方米,不敢想了。严武是个将军,只管防守边疆,西南边疆主要敌对势力是吐蕃,严武睡着醒着,一门心思都是吐蕃,至于成都市区的房价,他不上心,根本不知

道房价已经高得快赶上长安,所以政府也就没有出台控制房价的措施,杜甫也不好意思总找严武要钱,只好因陋就简,把购房的意向定在郊区。

杜甫把房址选在西郊武侯祠附近,这里临近五里桥,面向百花潭,风景秀丽,气候宜人,更重要的,地价便宜。房子终于建成,还有一个小院落,里面种了竹子,还有各种蔬菜,一家人安定下来。

成都的气候很好,一年四季不很热也不很冷,天天有新菜上市,这对于从关中来的杜甫很是新奇,因为关中只夏天才有蔬菜供应。成都的物价不很低,却也不很高,人们不很勤快,却也不很懒惰,一切都是那么舒适,一点不见关中人忙忙碌碌的样子,这是一个闲适的城市,很适合诗人在那里抒情写意。特别叫杜甫喜欢的是成都几乎每天都在下雨,但绝对不影响下地干活,因为那雨丝丝缕缕,若有若无,一把油纸伞,打着也可,小巷、姑娘、雨伞,可以写一首很好的叫《雨巷》的诗,主人公都是现成的,就是那位“丁香姑娘”吧。不过,杜甫写的诗不叫《雨巷》,叫《春夜喜雨》: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野径云俱黑,江船火独明。晓看红湿处,花重锦官城。”成都的雨很通人性,它是一种灵性的行为,它赋予成都悠远辽阔而舒适的美,使人流连忘返。刘禅说“此间乐,不思蜀”,一定是假话,就算刘禅缺心眼,分不清人的好坏,总不会连地理环境都分不清好坏。杜甫当然知道成都的好,他爱成都,爱成都的风土人情,爱成都的花花草草。

可是这样幸福生活,却在秋天的一个下午戛然而止,起因是一阵风。一向温和的成都突然刮起一场大风,这场风虽然不至于飞沙走石,却也让行人绝迹,杜甫一家平安,但是房顶苦的茅草却四分五裂,一片片、一堆堆,都是他的“房顶”。杜甫安置好屋子,不让风刮散他的厨具床铺,出门把那些草追回来,预备着晴天再苦上去,几个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野孩子,七手八脚抱起茅草,刹那间无影踪,杜甫的

房顶就这样烟消云散了。

成都的雨,似乎故意为难杜甫,一向丝丝缕缕缠绵绵的丝绸雨,这天晚上却改作粗粗拉拉大大咧咧的毛线雨,直直地往杜甫的房子里砸下来,杜甫的房子差不多没有房盖,几乎已经不能叫房子了。有房顶的人家,对于这场雨觉不到有什么特别,丝绸雨毛线雨,反正早上一定会停,好让人们下地干活,但是对杜甫这样没有房顶的人家,下雨的夜晚就分外难受,孩子裹着被子,东挪西挪,他和老婆分别拿起锅盖和柳条筐,给孩子挡雨。他想起在长安的那个雨夜,郑虔和他在集体宿舍苦等天亮。郑虔没房子,还有杜甫收留他,现在杜甫房子零散,一家人只得在雨夜受罪。

天亮时分,一夜毛线雨果然停了,杜甫顾不上难为情,到城里来找严武,想请求他再支援一点钱,买点茅草,把房顶修理一下。严武家里一派悲伤景象,严武的画像挂在正厅,正一脸严肃地看着杜甫——严武过世了。

杜甫离开成都。哪里是归宿,他不知道,但也知道,因为他已经很老了。

(王清淮)

《新史记》作者:王清淮
新星出版社 2013 年版

古书犀烛记

一头栽进故纸堆,悠游古旧书海,犹如蠹鱼在书堆间穿梭。怡然自得,且乐此不疲。我对书的感觉亦是如此,所以爱书尊书的心理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就产生了。

我出生于台湾南投县水里乡,在这偏僻的乡下地方,年轻时期能接触到的书籍,除了教科书之外,就是从学校图书馆里借阅的历史小说,例如《隋唐演义》、《薛仁贵征东》、《七侠五义》,等等。对于这种有历史背景的故事情节,我总是入迷不已,百看不厌,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熏陶,或是本性使然,在买书藏书方面,我一直都有厚古薄今、倾中排洋的心理。

我买书的历史并不长,那是中年以后才有的事,在那个星期六还需要上半天班的时代,逛逛古旧书店,是每个星期六中午下班后打发时间的方式。当时光华桥下的书摊是必逛之地,旁边的新光华商场也都要走上一遭。我记得我买第一部古籍就是在新光华商场地下室

的百城堂书店,一部明版的五色套印本《文心雕龙》,约花了我一个月的薪水,一出手就很重,现在回想起来,胆子不小。当时对于古籍版本一窍不通,但是潜意识里对这种有些年代的版印书籍深为着迷,总把它们当做艺术品看待,更何况这部套印本五色印制,色彩斑斓,是古代刻书工匠们的精心杰作,从此打开了我收藏古籍的大门。

除了百城堂,台北地区还有几家贩卖古书的书店,其中较具规模的是敦化南路诚品书店附设的古书店,那里还曾经举办过四次古书拍卖会,可谓盛况一时,但终究无法继续营运而收场,非常可惜。我写了一篇《回忆台北古书店》,记录了当年我走过的几家书店,那充满古墨旧纸的书香,仍然时常萦绕在心中深处。

古籍的书价高,收藏本来就不容易,多年来节衣缩食为藏书,勉力仅止一小橱。而近几年,大陆古籍拍卖行情骤然红火,令人吃惊,已

非薪水阶级如我者所能盼望的了,所以一小橱仍然还是一小橱。而且因为工作的关系,都没有时间去翻阅、去了解这些藏书的内容,只能偶尔拿出来闻闻那迷人的古书味道,或是看看书里的版画插图,稍解隐藏心底深处的那股嗜古情怀而已。

2009年7月,我提前从公务机关退休,一方面那是不受羁绊的自由灵魂在作祟,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那一小橱的古籍在呼唤,它似乎在呼唤说:“藏而不读,不如不藏。”所以退休后我主要的时间都花在整理翻阅那一小橱书籍,以前欣赏它的版刻、它的纸墨、它的装帧,当成艺术品来看待,现在终于有点时间可以翻一翻它的内容了。

不过,古籍的魅力就在这里,一册在手,看着发黄的纸、版印的字、木刻的图,愉悦的心情油然而起,根本舍不得放下它,于是就这样读着读着,也读出兴趣来了。

(袁芳荣)

《宝贝洋裁》



由取得合格证照的专业手作人,为首次挑战洋裁初学者精心打造。虽以童装为基调来示范衣服的缝制,却是以成人洋裁等級而制作的高规格洋裁工具书。从量身、选布、整布、打版到缝制的各式诀窍,给予正确的观念,并以图解方式,扎实且详细的解说,即便未来想动手制作成人洋裁,也一样适用。

新星出版社 2013·3

《一个人流浪,不必去远方》



一个人,不用太长时间,不必走太远,甚至不用行李,就是随着心情去走,去认识那些每天都能看见却从未走近的地方,就像到了一个全世界都找不到你的小天地。让所有包袱,统统被安静的自己消化。

作者:王臣
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·6